

<<离异的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离异的人>>

13位ISBN编号：9787506347914

10位ISBN编号：7506347911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作家出版社

作者：陈染

页数：357

字数：28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离异的人>>

内容概要

《离异的人》为陈染短篇小说精品之一，主要介绍空的窗，嘴唇里的阳光，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风口，梦回，离异的人，残痕等等。

<<离异的人>>

作者简介

陈染，女，当代作家。
生于北京。
幼年学习音乐。
1986年大学毕业。
曾任大学教师，后到出版社任编辑。
已出版小说专集《纸片儿》《嘴唇里的阳光》《与往事干杯》《陈染文集》6卷，长篇小说《私人生活》，散文随笔集《声声断断》《断片残简》《谁掠夺了我们的脸》，创作谈《不可言说》等多种专著。
作品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以及英美德日意韩瑞均有出版和评介。

<<离异的人>>

书籍目录

空的窗嘴唇里的阳光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风口梦回离异的人残痕碎音巫女与她的梦中之门麦穗女与守寡人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秃头女走不出来的九月沉默的左乳凡墙都是门世纪病人与星空孤独旅程 定向力障碍纸片儿小镇的一段传说

<<离异的人>>

章节摘录

空的窗 孤独的人最常光顾的地方是邮局。

老人是在两年前的黄昏时分得出这一结论的。

无论你相信或不相信，他都对自己的发现表现出坚定不移的信念。

两年前的一个沉闷而阴郁的下午，绵绵的雨雾终于在吱吱啦啦纠缠了七天七夜之后打住，太阳灼热的光线像一把寒光凛凛的匕首，从太阳应该消失的西天角斜逼出来，横亘在鼠街的中央地带，这时已是迟暮时分。

老人正站在街边观望着什么，他发现自己有一半脸颊亮在阳光里，另一半脸颊埋在阴影里，于是，他把自己的脸完全拉进街角的一级高台阶上面的阴影里边去。

这举动与他的心境有关。

比如，有一天夜晚，我送两个朋友去车站，一个男一个女，这男人和女人本身并无故事，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在来我家做客之前并不相识。

我要说的是在我送别他们的时候，那场景所给予我的对人生的一点小感悟。

那女人外观艳丽且凄凉，黑黑的长发披散着被夜风抚弄得时起时落，飘飘扬扬，像一面柔软的黑色缎旗，眼睛大大地洞张着，里边盛满忧郁，在黑夜中闪闪烁烁，楚楚动人。

作为女人，我对拥有这种眼睛和神韵的同类，会从心灵里某个深深的部位产生一种疼痛感，这个格调总与我自己的生活经历相投合。

她刚刚离了婚，从遥远的北方城市逃到我生活的这个城市。

当时，夜色已经很浓稠，车站正好有一盏路灯突兀地亮着，在四际茫茫的黑暗中，这灯光给人以突然的暴露感。

我们三个人在站牌下站定后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动作就是那女人向后退了一步，把自己的脸躲进身后一条电线杆的瘦长的阴影里。

随即，我发现我自己也闪了一下身，躲开那令人暴露的灯光，和她并排而立，脚下踏着那条横卧在鼠街车站的电线杆的影子，我们俩从头到脚被电线杆的影子保护起来。

我们的对面，在光秃秃四处无藏的光亮里，那男人（我当时在自己心里把他塑造得完美无缺，我热恋着自己想像而成的男人，而这男人其实与他关系不大）乐呵呵迎视而站，眼睛安然地裸露在光芒之下。

他是从一个边远的南方小城过五关斩六将杀进我生活的这个文化氛围很浓的城市里工作的，并且很快又将离开我到遥远的国度去学习，因此，他心中充满信心和希望，并不因离开我而觉失去什么。我的这个对于人生的一点小感悟就是在此时产生的：倘若你在任何一种光芒里——比如目光、阳光、灯光——看到两个或三个或四个人聚在一起，他们每个人对于光芒的或迎视或背立的选择，绝不只是一种偶然为之的空间位置，那绝对与心境有关，似乎是很随意的站立位置，但那却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两年来，种种回忆使我一直在思索黑暗与光亮这个既相悖又贯通的生命问题。

这个问题与我下面的故事有关。

那一天，在阴雨初晴的黄昏时分，老人被忽然绽开的阳光逼到鼠街东侧的高台阶上边的阴影里边去。

高台阶的上边正好是一家小邮局。

七天七夜的绵雨过后，邮局里显得格外繁忙。

孤独的老人，忽然发现在死寂的生活中有一块角落与全世界相连，人们在这里与远在太平洋那一边的亲人爱友清晰地说着话。

一个女孩在走出电话间时，神采飞扬地说，她刚刚听到了纽约清晨清扫街道的洒水车的声音。

老人心中莫名地激动起来，这里还是疲倦的黄昏，而太平洋的那一边已是阳光初照的清晨了，哦，世界有这样大！

老人兴味十足地在邮局里观看起来。

有人风风火火排队寄发邮政快件，有人慢吞吞把信封投进四平八稳的信箱，还有人四处借着钢笔或圆

<<离异的人>>

珠笔，以便填写电报内容。

有个面色苍白得好像没有温度的年轻女人，握着电话筒，光流泪出不了声。

这个女人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几天后，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见到了这个年轻女人。

老人连续好多天在邮局里进进出出四处张望。

有一天，他正在被这个繁忙的孤独世界所感动，想着自己的这一生似乎没有收到过什么人的信，并考虑着给什么人写封信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一个很年轻的声音从身边掠过：“有病，有病，肯定这人有病。”

老人的目光追随着那声音，那声音是一位身穿墨绿色邮电部门工作服的小伙子发出的，他走到柜台里，和一位穿同样服装的姑娘指指点点。

老人凑过去，看到他们正嘲笑地议论一封信的信封。

老人戴起老花镜，看到那信封上写：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

老人的心像被什么东西攥了一下，他立刻想起两天前在老伴儿去世后的她的第一个生辰日。

那一天，他熄灭了房间里所有的电灯，燃起三枝蜡烛，在昏黄的烛光下，他笨手笨脚包了五十九个一寸大小的饺子。

老伴儿去世正好五十九岁。

然后，他把这五十九个小饺子抛洒在鼠街西头的一条通往远处的污水河里。

河水像一只庞大的铁锅里的沸水，跌宕跳跃，小饺子落到河水里犹若水耗子一般上下蹿起，最后被河水跳着舞带走了。

可是，忽然，老人望着那远去的河水哭泣起来，说饺子忘记煮了，还是生的。

那一天，正是晚饭前，太阳的余晖把河水涂染成让人心疼的血红，我正好站在河边，便走上去安慰老人说：阴间的吃法与我们阳间的吃法不同，饺子煮熟再吃是我们阳间的吃法，若按阳间的吃法把煮熟的饺子抛洒河中，你的老伴儿肯定在阴间无法收到。

老人抬起头望望我，似乎得到安慰。

他说他好像见过我，在邮局里，我举着话筒光流泪不出声。

然后他就走了。

我就是在那一天认识的老人。

那时，我还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交谈，像正常人一样看到光明或逃开光明。

还是先把我放在一边，继续说老人的故事。

我与这个�故事的关系，到最后你便可以发现。

那一天，老人回到家，给老伴儿写封信的欲望撞击着他，他在房间里走过来走过去，坐不下去站不起来，最后终于没有写。

没有写的原因很简单，他要诉说的太多太多，以致无法落笔，无法开头和结尾，只好选择沉默。

正像我们太亲太近的人，你无法描写他一样。

你能够诉说或描写的对象，必须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与你的距离，没有距离，也就无法存在诉说和描写。

老人把神思拉回到邮局里，望望眼前那封投寄“北京八宝山老山骨灰堂第五区第一百零五号收”的信出了声。

“年轻人，我要找你们邮局的局长。”

他说。

那个穿邮局制服的青年抬起头，看看老人庄严的面孔。

拥有这种面孔的人肯定是有非见局长不可的事，是糊弄不走拒绝不了的。

青年人朝着一个什么方向都不是的空中一指：那儿。

老人楼上楼下左边右边花了十七八分钟时间，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终于找到邮局局长，在这个不大的邮局里。

老人气喘吁吁掏出自己的证件，自我介绍说他是鼠街中心小学的退休教师，退休的时候正好老伴儿又去世了，他活着没有了希望，没有人再需要他，他希望局长能给他一份工作，他不要钱只是义务劳动

<<离异的人>>

局长先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后来他被老人眼角里混浊的水花以及他那种为别人所掌握的悬而未定的希望感所造成的抽搐的嘴角所感动，“那么你能做什么呢？”老人立刻来了精神，说：“我可以投送那些无法送达的死信。”

“局长很是痛快，“好了，就这样吧，每月我们发给你四十元就算补助费。”

“谢谢，谢谢！”

“老人一下子充实起来，轻盈起来，光亮起来。”

步伐铿铿然，螺旋下楼。

手里攥着第一封将要去送的死信。

这是两年前一个很晴朗的午日所发生的事。

就在那天，忽然之间，老人那无所依恃于世界又无人需要于他的孤独感，在那个午日的矮矮的两层楼梯的旋转中消失殆尽。

生命又回到老人的躯体上，他觉得自己又活得充实而有意义起来，像他当年在鼠街中心小学与孩子们在一起时一样，尽管“b、p、m”“人与入字的不同”，他讲了四十二年之久，但他从没有重复感，每一次讲都如第一次。

就像一个爱着一个女人的男人看见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一样，就像热爱生命的老赫尔曼·黑塞认为我们的生命永远是出生后的第一天一样。

可是，又在忽然之间，黑暗降临了。

就是现在。

老人正坐在两年前他在第七与第八之间没有房号的房间里的第七十八号茶杯前找到的邮局局长面前。

“你应该在家里休息，人应该服老，腿脚怎么也是不如年轻时候。”

局长表情沉痛，咬着牙说出了这几句话，他知道这个决定对老人意味着什么。

老人把头低埋在两腿上，腰骨弯塌下来，一动不动，像一只风干了的人形标本。

一行浊混的老泪在他那被皱纹纵横切割的脸颊上左右徘徊，绵延而下，终于掉在老人肥肥的裤脚上。

半个月前，老人在邮局门外的高台阶上摔了一跤，右膝擦破了皮肉，浓黯的血滴顺着小腿爬到脚面上。

换在年轻人身上，这点伤本不算什么，可是老人的右膝却一日日鼓胀起来，髌骨浮肿起来。

医生说是软组织损伤所造成的积液，需卧床十天。

“请你能理解我们，我们必须对你负责任。”

“邮局局长接着说。”

他看了看老人，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口袋，“两年来你为我们工作，我们非常感激！”

这是给你的一点心意。”

“老人头也没抬，生命的意义都没有了，心意还算什么呢。”

局长重重叹了一声，又从抽屉里取出一样东西，“这是最后一封死信。”

“老人抬了头，看了看那牛皮纸信封上写的字：北京鼠街每天太阳初升时分开窗眺望的女人收”他的眼睛亮了一下，随即又淹没在盛满眼眶的绝望里。

这时候，我并没有无端消失。

这两年中，在老人从送达死信的重任中重新找回生命的意义的时候，有一天，我失去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

那是一个普通得令人无法回忆出任何天气特征的下午，我等待了很久很久一个人忽然站在我面前，这久别而去的人（就是那位被我想像加工而成的令我迷恋的男人）终于从一个遥远的国度回到我身边，我激动又委屈地流着泪，一句话也说不出。

他轻轻抚摸着我的瘦削的肩，脸颊埋在我的长发和肩胛骨里蹭来蹭去，像是从未离开过我、也从未遗忘过我一样。

我便把脊背像猫一样弓起来，低低呻吟一声。

我知道他永远不会完全属于我一个人，正像我的精神不能完全属于他一样。

无论世人承认抑或承认，我们无法做到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或女人，而那些爱的是真诚的，只要能

<<离异的人>>

够称作爱。

这是事实。

性关系并不是爱的全部关系。

即使这样，我仍然为他奉献了巨大代价。

就在这天，他的到来，使那潜藏在我身体里的旷日已久的障碍，终于彻底形成了。

我失去了同得到的一样珍贵的东西。

这世界总是很公平。

后边你将会知道这一切。

还是先把我放下，继续讲老人的故事。

老人那天蹒跚地走出邮局不大的大门，手里攥着那封死信。

他心里郁郁地盘算起来，最后一封死信！

果真到了最后的时刻吗？

他想起曾经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一幅漫画，画面上一个活得非常带劲的男人说：“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要付房子的贷款，车子的贷款，录像机的贷款……”当时，老人立刻就把这个问题摆在自己面前让自己回答：我有太多需要活下去的理由，我每天或每两天就会得到一封死信，然后要设法把它送到希奇古怪的死信的主人手里；有一天也许我自己也会得到一封什么人寄来的死信。

老人觉得无论去送达陌生人的死信，还是等待一封寄给自己的未知的死信，都是活下去的伟大理由。

而现在，这个理由终于到达了存在的边缘，送完这封死信，理由就不复存在了。

<<离异的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